

雞

肋

集

九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卷

雜論

春秋左氏傳雜論二十五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

春秋左氏傳雜論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

氏未薨故名

云

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

事非禮也

注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薨在二年

右隱元年周政衰禮廢歸惠公之賵於葬後

宜有之也而子氏未薨無故而并歸賵此爲

難知抑侮耶詛耶它國赴告之不一而誤耶

求周之所以然者而莫得而人情無容如此

也侮詛則周之不君甚矣言豫凶事非也誤則周之無政極矣言豫凶事亦非也不君無政則又何暇論禮與非禮之間哉言非禮亦非也蓋此元年七月也而子氏以二年十二月薨相去不遠杜氏以長歷推經或言日誤或言日月必有誤者不一安知非策牘脫亂而傳忘夏五之疑杜又信傳而不核其然歟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

右隱三年周衰徒以虛器位諸侯上而周又最弱質固宜也然王而與鄭質鄭也而質王則無王與不臣未有甚於此時者如先君子之論則宜曰王不當取諸侯質諸侯固不可以質王可矣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是周鄭敵也非先君子之言也

庚午鄭師入郟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

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右隱十年經書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敗宋師於苦辛未取郕辛巳取防杜預云齊鄭後期而傳言鄭入郕入防蓋鄭後至而得邑歸功于魯魯受而不辭故書取也按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恭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不敢預聞迺與鄭人鄭伯使

許大夫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其敢以許自
爲功乎是魯與齊鄭連伐宋伐許而同勝之
齊皆不取魯取宋邑而讓許土鄭以宋邑歸
魯而得許不有也鄭莊公爲有禮且正宜矣
隱公賢君也知讓許土而不嫌於取郟防豈
其心哉蓋許國也郟防邑也人情於大者則
不敢貪而辭小者則易而受故三國有功而
魯獨失惜哉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

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右栢十八年周公黑肩欲弑莊王而立其弟克辛伯告王而殺之元惡得戮義無可悔而傳迺以謂辛伯嘗陳四者以諫周公弗從故及於難夫使子儀作亂以累周公周公無辜而及禍如是言之可也周公爲惡而自禍豈但前弗從諫之咎傳意非也

十一年鄭昭公之敗北戎也

大子忽

齊人將妻之昭

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

三公子皆君也

子突子亶子儀母皆寵

弗從昭公立宋莊公

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

子突

而求

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

厲公立又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

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昭公入又十七年

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亶又十八年齊人殺子

亶而轅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

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右桓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十八年傳趙穿弑君而春秋書趙盾弑其君爲亾不出境返不討賊而仲尼善盾以其爲法受屈也祭仲立昭公又廢之立厲公又逐之至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亶又假手於齊而殺之復立子儀人臣而改立君者四然而春秋不書其罪當時稱以知免何耶盾之力足以全靈公

而靈公欲殺盾不獲而見弑弑非盾爲而事
由盾起故盾被惡名而不辯若祭仲自昭公
之未立也固已諫其受齊婚知有後日之禍
也昭公不從而及此其廢昭而立厲又非已
志宋實劫之若曰喪君有君社稷無隕多矣
是仲之心也至高渠彌立子亶齊人將誘而
殺之仲雖知之而不往同其難則仲與子亶
無君臣之分然也不然則衛州吁旣篡立爲
君矣石碯亦安得使陳人并石厚殺之哉石

厚之黨於州吁猶高渠彌之黨於子亶也石
碣教陳殺二人尚無罪則齊人自誘二人殺
之祭仲安得而預其難哉晏平仲亦曰君爲
社稷亾則亾之爲社稷死則死之若爲已死
而爲已亾非其親昵誰敢任之祭仲石碣晏
平仲易地則皆然人謂其以知免而仲曰信
也者知其不可辯而可受也公羊以祭仲廢
君爲行權而范甯非之曰是神器可得而窺
也夫鄭之亂非一人之力可爲也祭仲固前

言之矣宋既劫之非其死所而三公子又自
爭立以及於難祭仲何罪乎卒之逆子儀於
陳而立之以存鄭者祭仲也則其本心可見
矣馮道在五代時歷事異姓而不預其難惟
其草昧力相篡奪道以爲不足死而勢不得
去故易世更主依違而獨全而世不加惡於
道或恕而許之至稱其明哲保身其庶幾乎
祭仲之以免者非耶然則要極而言之何如
曰君子遭此爲不幸

晉栢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富彊者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右莊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士蔿對伐虢事言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何其賢哉賢者而謀人之國則必以其道若患公族之偪則有

道以裁之矣而無故教其君以滅宗黨戕支
傷本如是以爲彊宮室耶實弱之矣獻公知
患其族而不知患其子身死而諸子爭立禍
流晉邦申生縊夷吾重耳奔而奚齊卓子其
愛子也皆爲世大戮蓋其事好還也非天啓
文公晉其可望皿食哉來俊臣輩教武后誅
唐宗室而后亦不自戕武氏黨故士薦之罪
深於後人

號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

將至矣遂奔晉

右閔二年孟子論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
亾而吳起亦言數勝以亾者衆善哉舟之僑
之觀國於其得志焉而憂之可謂知矣

晉侯使士蔣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公
使讓之對曰寇讐之保又何愼焉

云

退而賦曰

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右僖五年士蔣始勸晉侯去桓莊之族羣公
子皆無罪而以爲戮晉公室已弱矣晉侯惑